

另一面

■王国海

“兴趣派”小潘

夹灶初中八七届(3)班的同学们,至今时常茶楼聚聊。年纪相近,话题一开,便是共同的关切。先前是子女教育,在校儿女厌学、贪玩游戏、成绩差劲、考不上理想高校的常态,让大家头痛不已。与之相反,大陈同学没有这些烦恼,她和丈夫老潘的心得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孩子的学习,力由心生凭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强的动力。

满的好奇心的孩子,兴趣多端,1999年生的小潘也不例外。他学钢琴,在围棋、画画、游泳、篮球、乒乓球等兴趣班上,喜不自禁,乐在其中。后来不爱弹琴了,夫妻俩也就顺其自然。小学三年级时小潘喜欢上了写作,在《萧山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春天来了》:“音符一样的燕子加上五线谱一样的电线,组成了一首春天的赞歌……”,字里行间童心萌意,茁茁笔端。见孩子这般喜爱文字,夫妻俩很是用心,对儿子的兴趣全力支持,除了买来写作方法的书籍、报名培训班之外,还让他去加入报社的小记者团,多途径培养这份兴趣。六年级时,小潘出版了一部8万多字的小说《果果部落之黑色叛变》,深受同龄小伙伴喜爱。书中以“苹果、杨桃、荔枝、菠萝、葡萄”等水果作为正派主角,与“一箭、二刀、三锤、四叉、五剑”等一众反派斗智斗勇,情节跌宕起伏。作品融合武侠、童话、搞笑多种风格,童真、期许与江湖快意,都在笔墨间肆意流淌。

之后,小潘迷上了上网,面对利弊并存的网络娱乐,夫妻俩没有一味阻拦。身处互联网时代,让孩子远离网络、杜绝游戏,生堵硬围不是上策;要上网成为他学习的帮手,让游戏成为开智欢乐的源泉之一,避免成为玩物丧志的祸首。夫妻俩想出一个独创的妙招,与儿子签一份《上网公约》,允许儿子在完成学校作业的前提下,除了确有需要的网上学习知识之外,上学日30分钟内、其他日子60分钟内,可以上网游戏;因故未上网游戏的时间,允许延后使用;上网的游戏时间,登记在客厅墙上的挂历本,便于统计和全家监督。这份《上网公约》履行八年到高中,既让他养成了自觉完成家庭作业的好习惯,也掌握了电脑的基本应用技术,在班级活动影像后期制作中,多次牵头负责核心工作;又没有沉溺于网络游戏,更在这八年中培养了直观可感的契约精神和自律意识。

高中、大学期间,小潘的兴趣转向了学习,对网络游戏了无兴趣。课堂上的知识,不足以满足他内心的期盼,兴趣像自带的核动力,图书馆、阅览室成了他课后最多的去处,他也完全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可他日复一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架势,反倒让大陈有些担心,时常要“拖”一下儿子的“后腿”,让他多锻炼身体,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近几年,同学之间常常热议当下不少年轻人存在社交恐惧、不愿结婚、择偶困难等现象。而在这个火红的五月,小潘与心上人小张举办了婚礼。这位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博连读的在校高材生,正为迎接AI时代勤学蓄力,明年即将博士毕业。不用多言,曾助力小潘写作、竞赛、高考接连取得佳绩、功莫大焉的兴趣,让他在旁人眼中是总能寻得捷径、事半功倍的幸运儿;在人生情感路上,他也收获真挚心意,再一次结出了硕果。对比不少恐婚的年轻人,小潘那份源于热爱的舒心、爱情里的甜蜜,纵有万千笔墨也书写不尽,留给阅读的你随心所欲想吧……

长相忆

■邵勇

家住铁道边

小时候,我家就在火车站附近,七八分钟的路程。小镇素有“小上海”之称,古来繁华可想而知。除了有浦阳江、西小江两大水路和杭金公路贯通外,还有很大的因素就是浙赣铁路穿镇而过,并留下一个规模较大的火车站。

逢年过节,乡下孩子们随大人到我家做客,保留节目就是让我带他们去火车站看火车。这几乎成了我每年的高光时刻。我站在排头,带着七八个高高矮矮的小孩组成的队列,有时其中还夹有大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去火车站看火车。

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大约五六岁的样子,一下子就被它震撼住了。绿色的火车像一条从天而降的钢铁巨龙,甩动着钢梁一样的臂膀,张着血盆大口,喷云吐雾、挟风带雷地向我们猛扑过来,“轰隆轰隆”巨大的怪叫声让整个大地都仿佛为之颤抖。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类运用科技竟然能创造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巨大力量,不由对学习知识生出了无限憧憬。

每次看火车回来,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下车客流中,我仿佛置身于与小镇生活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那些匆匆赶路的旅客,虽然大多拎袋扛包,风尘仆仆,脸带疲惫,但他们明显与小镇居民不同的穿着装扮,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或是带着各地特色的方言腔调,以及那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风度气质,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那么有故事,那么神秘,让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产生对外面世界的向往,第一次产生走出小镇的冲动。

放学后,我和同学们经常去火车站的月台上玩。没有旅客的时候,月台显得空旷敞亮,成了孩子们玩耍的乐园。记得我就是在那里花了几个晚上学会骑自行车的。那时同学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实验:将一枚铁钉中间穿一个螺帽放在铁轨上,火车开过以后就会变成一把小宝剑。虽然这个实验我在梦里做过多次,也很想要一把宝剑,但由于我天生胆子小,一直不敢付诸行动,宝剑也只在梦里越变越精美。有几次暑假的午后,我和弟弟相约,沿着铁轨一直走,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被沿途的风景吸引过去,一声高亢的蟋蟀叫声、一只花花绿绿的鸟、一支饱满的荷花箭……铁路沿途的风景让我体会了乡村田园的静谧和美丽。后来学习小说《哦,香雪》,老师说台儿沟的火车头是开放、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正是我童年火车站的感受吗?我与香雪是“心有戚戚焉”的。

之后,我高中毕业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每次去学校心里总要纠结一番:坐长途汽车、搭轮船,还是乘火车好呢?选择是困难的,但结局最后一般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火车。那时载客的都是绿皮火车,里面人挤人,连过道都挤得水泄不通,王蒙在《春之声》形容,“就像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甚至辨别不出火车向哪个方向走”,一点都不夸张。有一次到站好不容易挤下车,上了去学校的公交,买票时一摸西装口袋,袋里的学生证连同夹着的十块钱生活费不翼而飞了,好在售票员听了我的遭遇,大手一挥免了我的票,才缓解了我的尴尬。之后就不太敢坐火车,而改乘相对宽敞但票价稍微高一点的长途汽车了。

工作后把家安在了县城,离火车站十分钟的路程。有一次半夜高铁回到南站下车,一下子被南站雄伟亮丽的建筑震惊了,仿佛错到了机场一般,这还是我印象中古老简陋的火车站吗?我和妻子本来觉得走回去没有问题,哪知仿佛进了迷宫,转了几圈找错了出口,最终只能打的回家。

去年去售楼处看房,妻子头脑一热连夜下了定金,第二天发现小区离铁路只有一河之隔,便要求退房。后来在销售员的建议下,花了几个晚上去实地听火车的声音,才发现现在的高铁不鸣笛,速度快,噪音小,再加上现代建筑都是双层玻璃,隔音好,对周边的居民生活影响很小。最后,我们还是安心买下了这个房,真正成了铁道边的永久居民。

一条铁轨,一头连着童年,一头通向未来。家住铁路边,我听惯了岁月的轰鸣,也看懂了人生的奔赴。岁月流转,铁路也全封闭了,早换了以前开放的模样。从前咣当慢行的绿皮火车,渐渐被风驰电掣的高铁取代;老旧的车站也变成了高大雄伟的高铁站。铁路在变,列车在变,房子在变,时代也在向前飞奔。家在铁路旁,不仅看尽了中国铁路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也感受到了永远向前、永不停止的中国速度与新时代伟大的中国力量。



尖尖角

■曹志远

逆风勇前行

去年7月,浙江省青少年桥牌锦标赛在丽水举行,共有111支队伍809名运动员参加,其中青少年共计566名。在三赛程里,积分编排赛、循环赛、淘汰赛轮番上演,高潮迭起。我也非常兴奋,与队友时而蹙眉思索布局,时而默契击掌鼓励,用智慧与策略在牌桌上“交锋过招”。每一次叫牌都暗藏运筹,每一轮出牌都凝聚判断。

前两天赛程结束,全队依旧正常发挥。但到第三天上午结束,形势急转直下,从第三名掉到了第七名。两天半紧张激烈的赛程,我又累又困,早已筋疲力尽,后面的比赛我想放弃了。正当我和队友灰心丧气之时,教练及时赶了过来,他微笑着说:“我们来比赛,拿名次不是唯一目的,而是要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在交锋中提高技艺,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我们要勇往直前、迎接挑战。”教练一席语重心长的话,激发了我们的勇气,增强了我们的斗志。我与队友在教练的殷切期待下,坚定地参加了最后的决战。

我们不去想输赢,集中精力密切配合,相互鼓励。下午的战斗顺利开打,并取得了三连胜,名次终于回到了第三名。在困窘交迫中逆风翻盘,让我们欣喜若狂。这次咬牙坚持取得胜利的经历,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生活还是学习,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有时可能会让人灰心丧气,但如果我们勇敢前行,可能会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呈现让人惊喜的结果。

老底子

■余观祥

潮水口诀藏智慧

旧时,沙地沿江的百姓靠江吃江,日复一日,慢慢摸透了潮水的脾气。他们发现,潮水的起落与月亮息息相关,半个月一个轮回,每一天都有着微妙的变化。这些代代相传的规律,用来抢潮头鱼、撑江船、围滩垦地,都十分管用。

钱塘江的潮水,四季有别:春潮与冬潮较为平缓,夏潮与秋潮则气势磅礴。潮水一日两回,昼夜两潮,每回比前一日推迟约莫三四个钟(40到45分钟),周而复始,从不爽约。倘若遇上大风逆流,或是恰逢小潮汛,潮水便会姗姗来迟;反之,若顺风顺水,又赶上大潮汛,它则可能不请自早。

根据这些经验,民间曾编了一段朗朗上口、八九不离十的口诀,笔者几经走访三位老抢潮人,做了原汁原味的收集和整理,旨在用文字留下宝贵的“潮”文化遗产:

初一、月半子午潮;初三、初四当大汛;初五六,抢来过夜餐;初七八,潮水涨到暗咕哒;十一起水,晏平潮;十七、十八当大汛;廿十没老坎,廿一小一半;初八廿三四,江里断流水;月直潮涨海。

口诀来源于长期劳作观察,这是旧时沿江百姓的智慧结晶,下面一句句诠释:初一、月半子午潮。农历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半夜的潮水(子时)和正午的潮水(午时)涨得最高。

初三、初四当大汛。农历初三、初四,潮水最大,俗称“大汛头”,正是撒网捕鱼的好时机。

初五六,抢来过夜餐。农历初五、初六的潮水,不大不小,待潮水到来,去抢一次潮,拎回家恰好是做夜饭的时光。

初七八,潮水涨到暗咕哒。农历初七、初八,潮水涨得高高的,但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了,水面黑沉沉的,望不见底。“暗咕哒”便是暗幽幽、黑乎乎的意思。

十一起水,晏平潮。“晏”是方言,指中午。从农历十一开始,潮水一天比一天大,潮涨高后,平潮的时候正好在中午。

十七、十八当大汛。农历十七、十八,又是一轮大潮,平日里与初三、初四不相上下。尤其到了农历八月十七、十八,这两天的潮水往往是一年之中最为壮观的。

廿十没老坎,廿一小一半。“老坎”指常年被水淹没的石坎或河滩。农历二十这天,潮水退得格外低,连老坎都露了出来;到了二十一,潮水比前一日又小了一半,一天比一天缩得厉害。

初八廿三四,江里断流水。农历初八、二十三、二十四这几天,潮水最小,小到江水几乎不再流动,像断了源头一般,平平静静。

月直潮涨海。月直,即月亮位于子午线时的天文现象,也就是当月亮升到头顶正上方时,潮水会涨得格外高猛,铺天盖地涌上来,仿佛一片汪洋。“涨海”二字,说的就是潮水漫过江岸、一望无际的样子。

这些口诀,没有一个字来自书本,全是先民一点点摸索、一代代沉淀下来的生活阅历。如今我们站在江堤上看潮,看的是风景;而他们当年看潮,看的是生活。潮涨潮落,千年如一日——好在智慧这东西,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从不断流。

人世間

■徐小芬

偏爱那口芭乐

第一次接触芭乐,是同事分享给我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水果探索家”,总爱搜罗各种少见又新鲜的果子。如今生鲜物流便捷,水果市场新品迭出,许多名字奇特、模样别致的品种,我从前听都没听过。

拿到手时,我特意查了查,才知道它学名叫“番石榴”。长长的介绍里,我一眼就盯住了“适合减肥”几个字。那段时间我正执着于减重,但凡低卡、无负担的食物,都被我列入“放心吃”清单。带着这份“减脂滤镜”,我咬下第一口芭乐,竟意外觉得清爽可口,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频繁下单。

一搜才知,芭乐主要分为两种:白心与红心。刚入坑时,我好奇心满满,总买双拼混搭装,两种口味换着尝。

快递速度是真快,一两天就能收到。开箱时果子有软有硬,盒底还贴心附赠几包酸梅粉,包装上也写清吃法:想吃软糯口感,就多放几天;硬脆款直接吃,蘸酸梅粉格外开胃。

我把几种吃法都试了一遍,最爱的还是放软后的白心芭乐。果肉绵密细腻,像淡淡的冰淇淋口感,软嫩清甜。一开始不太习惯中间密集的籽,总想仔细吐干净,可操作起来实在麻烦,慢慢地也就接受了,连籽一起吞下。唯一小烦恼是,吃完总有些细小的籽散在牙缝窝沟里,得认真漱口才行。

芭乐的季候似乎格外长,从去年深秋到今年暮春,我一直在反复回购。有人说福建芭乐最佳,也有人推荐广东增城的品质,我跟着主播的推荐轮番购买,其实不太分得清产地差异。只知道越吃越偏爱白心,后来索性不再买双拼,只单选白心芭乐。

喜欢什么,就会格外留意什么,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孕妇效应”。爱上芭乐之后,我发现身边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奶茶店推出芭乐鲜果茶、芭乐气泡水,蛋糕店上架芭乐慕斯、芭乐夹心甜品,它还被做成果酱、果干……有那么一瞬间,我有点小感慨,曾经在我心里像“白月光”一样清新纯粹的水果,也架不住资本的力量,开始走进了工业化生产线。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好东西从不会被埋没。芭乐从小众鲜果变成流行食材,不是它变了,而是更多人发现了它的好。就像生活里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一旦遇见,便会悄悄占据日常,成为戒不掉的偏爱。而我对芭乐的喜欢,也从一时的减脂需求,变成了长久的口味习惯——清爽、质朴、不张扬,吃一口,觉得日子温柔又踏实。